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

邦師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稱行人譏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秋七月

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具敗頓胡沈蔡陳許

之師于雞父

不審楚楚不戰也雞父美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子彭

沈子逞滅

國雖存若死曰滅

獲陳夏齧

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傷

舒立孫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周世婦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八月乙

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疏

注稱行至

使人

正義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

注討子至從赴

正義曰往年傳閏月辛丑晉師王師

伐京毀其西南注云京子朝所在此年傳正月壬寅朔二

師圍郊計辛丑壬寅頻日耳蓋京城既毀郊是子朝之邑故二師圍之故云討子朝也郊不繫周者大都以名通也

傳稱朝日圍郊至癸丑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
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已告之告
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圍郊在朔或亦在叔
孫婣如晉之前但行無日未必不以朔行據鞅卒有日而
言之 吳敗至雞父 正義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

君自將也頓序於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
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各
自以大小序耳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不每國書師而摠云師者傳無其說杜不為注是史略
文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案
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曰宋衛既入
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
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也
注不書楚楚不戰 正義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

雞父吳子以罪人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師謀而從之三國於是戰於雞父之時先

胡沈陳後破許恭頓也六國既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大
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掩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

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劉妙用服虔義云
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

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注國雖
至曰滅 正義曰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其意言本國

雖存其君見殺與滅國相類據君身言之謂之滅 注夫
夫至玄孫 正義曰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生獲也哀十一

年獲齊國書死獲也故云大夫死生通曰獲案世本宣公
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傷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

悼子鬻鬻是衛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 注敬王至城
外 正義曰此事傳無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

單子劉子樊齊以三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不是全無其
事故不云無傳也 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是也

若在城內宜云丁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在城內者
注地名云或曰元年城成周乃逸之入城內也 注尹

氏至欲立 正義曰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
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為周卿士也以其世為卿士
宗族彊盛故能專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見其氏
族彊故能立之也敬王是單劉所立不書單子立者敬王
猛之母弟兄死次正當立立之是常朝不應立立庶以亂
國書尹氏立朝所以惡尹氏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善其得
衆書衛人言舉國共立之此書尹氏立
朝明非周人所欲立獨尹氏立之耳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二師正師晉師也

癸卯郊鄩潰

河南鞏縣西南有地
名鄩中郊鄩二邑皆

子朝所得

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

平陰
今河

陰縣

王使告問

子朝敗故

庚戌還

晉師還

邾人城翼

翼邾

還將自離姑

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

公孫鉏曰

魚目將御我

鉏邾大夫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至武

城而還伯山南行不欲過武城

徐鉏丘弱茅地

三子邾大夫

曰道下

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道下濕

遂自離姑

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

以兵塞前道

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

獲鉏弱地

取邾師不書非公命

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

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以空言使人也

嫌外內異故重發傳

晉人使與邾

大夫坐

坐訟曲直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

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

邾又夷也

邾雜有東

夷之風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

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

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

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

與邾使執之

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

示欲以身死

士彌卒謂韓

宣子

彌卒士景伯

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

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

將焉歸

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

子雖悔之何及所

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

邾

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分別叔孫子服回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

二子辭不屈故

士伯愬而執之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

吏

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

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都別都謂箕也

叔孫

旦而立期焉

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

乃館諸箕舍子服

昭伯於他邑

別囚之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

請冠焉

以求冠為辭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

矣

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

為叔孫故申豐以

貨如晉

欲行貨以免叔孫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

行貨見而不出

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

吏人之與叔

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

示不愛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

其牆屋

葺補治之

去之如始至

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疏

注

姑至武城

正義曰邾魯接連竟界相錯邾人從翼邑還邾先經魯之武城然後始至離姑而後至邾故舉離姑爲

道次

武城人塞其前

正義曰此所塞之處必有隘道

富是已過武城之邑未出武城之竟故得塞其前斷其後

而攻取之

注取邾至公命

正義曰傳言武城人則是

武城之大夫自專爲此謀也既取邾師邾始愬晉晉人來

討乃令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

年因叔孫媿如晉追言之

注坐訟曲直

正義曰周禮

小司寇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斷獄者皆令競者坐

而受其辭故使並坐訟曲直

注在禮至之君正義曰

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於禮

得與相會故當小國之君

注分別至服回

正義曰

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

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彼

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案傳文各居一館之下即云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則皆執各居一館者也若是邾魯別館豈執邾大夫乎且下云館叔孫於其舍子服回於他邑明此各居一館是分別子服與叔孫恐其相教示注二子至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

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人不假魯道是邾亦合責不假道小過也取其師大罪也蹊田奪牛爲報已甚故士伯愬而執之又囚其使足以謝邾故晉以明年釋之士伯至之吏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

也叔孫從者惟有四人先過於邾君之館然後以之如吏故杜云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請其吠狗正義曰

狗有吠守者有主獵者主獵者貴吠中者賤吏人請叔孫乞其吠守之狗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皆在河南鞏縣西南六

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

誘劉佗殺之

尹圉，文公也。劉佗，劉子族。敬王黨。

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

還

單子敗故

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

尹

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奭召莊公。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

如劉

辟子朝出居劉子邑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

左巷

近東城

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

周大夫邾貜之子

尹辛敗劉師于唐

尹辛，尹氏族，唐周地。

丙辰又

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

蒯潰

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止子朝

疏

注自京至之邑正義曰知自

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鄆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 莒子庚輿虐而

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

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魯大夫庚輿將出聞

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爰長文二而無刃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著丘公之

疏

注及長至無刃

正義曰詩毛傳文

子十四年奔齊

也考工記云是

是專有四尺八尺曰

尋是其長丈二也又考工記戈

戰皆有刃及不言刃是無刃也

越帥師

今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

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

子瑕即今尹不起所

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吳公子光曰諸侯

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

克勝也軍
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

性無常

陳大夫齧

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

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

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
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七國楚頓胡
沈蔡陳許

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

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搯

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

示之以不
整以誘之

後者斲陳整旅

斲厚也吳子從之

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九日遺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四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

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從吳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

吳之罪人或奔

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

三國許蔡頓

楚

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

君臣之辭也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不言

戰楚未陳也

嫌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疏

威克至必濟

正義曰尚書胤征云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注七月至不意正義曰成十六年傳卻至云陳不遠晦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注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違兵忌以晦出兵而

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己巳朔成十六年鄆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

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雜父之戰

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雜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注

國君至得也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

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

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
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
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
亦書爲滅也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
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
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敗晉
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
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
滅劉炫以爲生獲於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規杜非也但
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

八月丁酉南

宮極震

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
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

萇弘謂

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

劉盆也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
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

周之亡也其三川

震

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
洛水也地動川岸崩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天奔之矣

子朝在王城
故謂西王

東王必大克

敬王居狄
泉在王城

之東故

疏

注經書至而死
魯國之地動也

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
丁酉南宮極震則周地亦震

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為屋所壓
注謂幽至岸崩 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
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
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
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
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
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注國語者亦云三川涇渭洛也西周在雍州之域周禮

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玄云浸可以為灌溉者楚大子建之母

在耶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庶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

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耶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

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遠

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為再敗亡

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遠

楚

疏

大子至追之 正義曰土地名耶是蔡地蔡有楚地

之東北故建母在耶得召吳人也於是蔡常從楚

且夫夫人故遠越追之 注諸樊至大子

正義曰吳子

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

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

公為叔孫故如晉

又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

及河有疾而復

此年春晉為邾人執

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楚囊瓦為

令尹

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

城郢

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德及

天子卑守在

諸侯

必卑

諸侯守在四鄰

鄰國為

諸侯卑

守在四竟

裁自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

結四鄰之國

援民狎其野

狎安習也

三務成功

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

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

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不

守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在僖卜八年

民弃其

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

走集

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

使民有部伍相為

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

交接之禮

不

惜不貪不懦不耆

懦弱也耆強也

定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

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

無亦監乎若敖蚡冒

至于武文

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

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

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

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

城不亦難乎

言中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疏

注楚用至自固正

義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為忠此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郢未圓于囊心欲城之其

事未暇將死而今城郢故可謂之爲忠今郢既圍矣足以爲治而囊瓦畏吳侵偏恐其寇入國都更復以脩其城以求自固不能遠撫邊竟唯欲近守城郭沈尹謂之必亡爲其事異故也 注在僖十八年 正義曰事在十九年諸

本皆然當是轉寫誤 明其伍候 正義曰賈服王董皆

作五候賈服云五候五方之候也 教授民時四方中央之

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

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故云使民有部伍相爲

候望彼諸本蓋以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也 不僭至不者

正義曰不僭守信也不貪廉正也不懦不受辱也不疆

不陵人也此皆論守竟之事不僭不貪不者謂不往侵鄰

國也不懦謂不使人侵己也 詩曰至厥德 正義曰詩

大雅文王篇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王者念女先祖之法

則還當述治其先祖之德以顯之 注四君至賢者 正

義曰楚世家云周成王始封熊繹於楚以平男之田居丹

陽歷十四君至於熊儀是爲若敖若敖生宵敖宵敖三嬖

冒蚡冒卒第能達立是為武王武王生文王始都郢杜注
文十六年云蚡冒楚武王父雖不從世家以蚡冒為武王
兄要沈尹以四君為賢故特言之 土不過同 正義曰
言土雖至九百里猶止名同故云不過同非謂百里以下
也知者以楚是子爵土方二百里明非百里也 猶不城
郢 正義曰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據當時都
郢故以郢言之謂
不築其國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

無傳孟
僖子也

婁至自晉

喜得叔歸
故書至

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
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疏

注丁酉至無月 正義曰
此年五月乙未朔一大一

小七月當甲午朔九月癸巳朔五日得冬吳滅巢

楚邑

丁酉文在八月之下是有日而無月也

也書滅

注楚邑至大師

正義曰大都以名通故不

用大師

跡

繫楚也襄十三年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

葬杞平公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

嚚以甘栢公見王子朝

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栢公甘

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

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大誓

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

德終
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武王言我有治亂
十人雖少同心也

今大誓
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緱氏西南有鄔
聚言子朝稍強**疏**注度謀
至無害

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泰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
德鈞則秉義者疆長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

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疆故則引泰誓而勸其務
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今知非者彼尚書之文論

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疆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
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且引詩斷章其類多矣劉

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
注四夷 正義曰
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

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
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非也
晉士彌牟

逆叔孫于箕

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其蹻待于門

丙

蹻叔孫家臣

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

蹻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

以爲盟主之故是以父子

父子執子以謝報

不腆敝

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

受禮而歸二月媼至自晉尊晉也

媼媼族所以尊晉媼

行人故不言罪己

疏

注貶媼至罪己去氏則爲貶責媼之族喜於得免所以

正義曰卿當備書名氏

尊晉而自屈也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己媼

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與
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杜言見義
者見其喜得釋特
告廟而書至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

問周姑

涖臨也就問子朝
敬王知誰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

於介衆

乾祭王城北
門介大也

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

其使

衆言子
朝曲故

疏

晉侯至周故
矣今使景伯如周問曲直者以子朝

正義曰晉助敬王久

更疆父競未決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後察
之也晉人於此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以前猶與往來
其心兩望至
此始絕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

曰將水

陰勝陽故
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

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六月壬

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瑕杏敬王邑

鄭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

嫠寡婦也織者當苦緯少寡婦所宜

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恐禍及己

今王室實

蠢蠢焉

蠢蠢動憂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鉞之

罄矣惟罍之恥

詩小雅罍大器鉞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罍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

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爲明年會黃父

傳

䟽

注詩小至恥之正義曰此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之詩也或曰鉞是器罍大鉞小實由罍所資鉞是

小器常稟受於罍今鉞罄盡罍更無物以共鉞惟是罍之恥也鉞喻周罍喻晉言周之微弱恒依恃於晉今王室亂矣晉無力以助之是晉之恥也詩注云鉞小而盡罍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

秋八月大

雩旱也

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于河

禱河求福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珪自出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

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

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

之不佞與之東訾

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南訾城是也

楚子為

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之

速名也吳踵楚

躡楚躡跡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

乎越大夫胥狝勞王於豫章之汭

汭水曲

越

公子倉歸王乘舟也歸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詳告敗略沈

尹戍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

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疏王引圍陽而還正義曰歸行及圍陽倉與壽夢而還歸於越也

注詩大雅正義曰此詩

大雅桑采刺厲王之詩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

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子黃父有鸚鵡來

巢

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疏

注此鳥至故書 正義曰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王

記云鸚鵡不踰濟禹貢導沘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鸚鵡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又巢居故曰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非常故書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教梁亦然案今大河以北皆有鸚鵡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信然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

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

疏

注季辛至上事

正義曰

辛也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季辛又雩不言大者言又見其重上事上辛是大雩明季辛亦大雩也春秋旱則備雩雩而得雨則書雩喜雩有益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書二雩者上辛雩而得雨雨少尋即為旱故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是言前少得雨旱甚而復雩故賈云上立六注是也公羊傳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公以九月始孫豈七月已與季氏戰乎若使時實不早亦不得託雩以聚眾矣

九月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諱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

未敢直前

齊侯唁公于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

遠勞故逆之
往至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公不與小
歛而書日

者公在外
非無恩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
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
居公室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

見之

右師樂大
心居桐門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司城

樂氏之大宗也卑
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唯禮
可以

貴身貴身
故尚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

賤人人亦賤已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為定十年樂大心出

奔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逸詩

昭子賦車轄

詩小

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明日宴飲酒樂宋

公使昭子右坐

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樂

祁佐

助宴禮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可樂而哀

而樂哀

可哀而樂

皆

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

以能義

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

疏

君子至必亡法言云何以動而見敬曰敬

正義曰楊子

敬曰敬

人何以動而見侮曰侮人然則貴人者人亦貴之卑人者人亦卑之此言凡人輕賤其身則不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若君子能自貴其身者已先貴人欲其身之貴是以須有禮然後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既尊貴他人是以有禮

賦新宮

正義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鄭玄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既逸知是小雅篇者管即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但其詩辭義皆亡無以知其意也

注詩小至賦

之 正義曰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車牽詩序也杜以下云逆女故知將爲季孫迎宋公之女故賦之杜必知爲逆女而賦者以車牽之詩論逆女之事其詩云間闢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言間闢然設此車牽思憶變然季女而往迎之又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皆論逆女之事又昭子因聘逆女已共宋公平論故於享禮之時而賦車轄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賦韓奕之詩與此正同又何不可而劉炫以爲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又以新宮非婚嫁之事

而規杜過然新官既亡焉知非是親好苟生異見於義非也
注坐宋至禮坐 正義曰無禮云司官筵賓于戶西

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宋公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

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
平子庶姑

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
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

強公若從
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

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文子武子平子魯

君喪政四公矣

宣成襄昭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

云亡心之憂矣

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

魯君失民矣焉

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為下公孫傳

疏

注平子至若姊

正義曰公若即平子之叔父也不言平子之姑而古公若之姊明公若是平子庶叔此姑與公若同

母故曰公若姊也

注文子武子平子

正義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唯云三世不數悼子者悼子

未為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

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

年三月經書叔孫婁如齊泚盟其年十一月季

夏會于

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黃公謀王室也

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

簡子趙鞅

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

納王於王城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

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

義者利之宜

民之行

也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性

為下剛柔地之性也

生其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

明用其五行

金木水火土

氣爲五味

酸鹹辛苦甘

發爲五

色

青黃赤白黑發見也

章爲五聲

宮商角徵羽

淫則昏亂民失

其性

滋未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爲禮以奉之

制禮以奉其性

爲

六畜

馬牛羊豕雞犬豕

五牲

麋鹿麋狼兔

三犧

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以

奉五味爲九文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

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六采

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

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奉五色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續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爲九歌八風七音

六律以奉五聲

解見二十年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

義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夫治外婦治內

各治其物

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

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

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

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震曜殺戮

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

為溫慈惠和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生于六氣

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

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

經緯錯居以相成者

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

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曲直以弼其性

簡子曰鞅

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疏

簡子至非

禮

正義曰樂記云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

上下周旋揚襲禮之文也又曰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

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仲尼燕居云子張

問禮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

禮乎言而復之禮也又五年傳云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

賻禮無違者晉侯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非禮也此

問揖讓周旋之禮又云是儀也非禮也凡此諸文皆言禮

與儀異禮之與儀非爲大異但所從言之有不同耳禮是

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

必爲儀爲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鄭玄禮序云禮者體

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訓兩釋良有以也鄭謂體為禮履為儀是之所以禮儀別也 夫禮至之

性 正義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

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經常也義宜也夫禮者天之常道地之宜利民之所行

也天地之有常道人民實法則之法則天之明道因循地之恒性聖人所以制作此禮也此傳文於天言常則地亦

常也於地言義則天亦義也覆言天地之經明天地皆有常也天有常明之義地有常利之義也覆云則天之明是

天以明為常因地之性則地以性為義是天以光明為常義地以剛柔為常義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

常可以為法故民法之而為禮也 注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 正義曰覆而無外高而在上運行不息日月星

辰溫涼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訓經為常故言道之常也載而無弃物無不殖山川原隰剛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訓

義爲宜故云利之宜也杜以今文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故天以道言之地以利言之天無形言其有道理也地有質言其有益也民之所行法象天地象天而爲之者皆是天之常也象地而爲之者皆是地之宜也故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也孝經以孝爲天之經地之義者孝是禮之本禮爲孝之末本末別名理實不異故取法天地其事同也 注行者人所履 正義曰民謂人也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皆象天地其所踐履謂之爲行但人有賢與不肖行有過與不及聖人制爲中法名之曰禮故禮是民之行也行者人之所履也易及爾雅並訓履爲禮是禮名由踐履而生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仲尼說孝子產論禮皆天地民三者並言之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正義曰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此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

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而法效之因亦則之義也旣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旣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生其至其性 正義曰此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發見於目爲五色章徹於耳爲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爲昏亂使人失其恒性故須爲禮以節之 注金木水火土 正義曰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安國云皆其生數是其以生數爲次也

大禹謨說六府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之次與洪範異者以相刻爲次也此注言金木水火土者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爲次也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傳又謂之五材此傳所說禮意意在味色聲也但味色聲本於五行而來五行又是六氣所生故先言六氣五行然後至於味色聲也釋名五氣於其方各施行白虎通云言爲天行氣故謂之五行 注酸鹹辛苦甘 正義曰洪範又演五行云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是言五行之氣爲五味水味鹹火味苦木味酸金味辛土味甘也五行本性自有此氣氣至於人乃爲五味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人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味爲性所有色是形之貌聲是質之響色可近視聲可遠聞自近以及遠故以口目耳所知味色聲爲次也 注青黃至見也 正義曰五色

五行之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葉則青金被磨礪則白土黃火赤水黑則本質自然也發見也謂見於人目有此五色注宮商角徵羽正

義曰聲之清濁差爲五等聖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其本不由五行而來也但既配五行即以五者爲五行之聲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聲之清濁入耳乃知章徹於人爲五聲也此言章爲五聲元年傳云徵爲五聲章徵不同者據聲之至人是爲章徹據人之知聲則爲徵驗是彼此之異言耳注滋味至傷性正義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者之則有此病是其過則傷本性也是故至五味正義曰口欲嘗味目欲視色耳欲聽聲人之自然之性也欲之不已則失其性聖人慮其失性是故爲禮以奉養其性使不失也牲犧祭祀所用非人所食而以牲犧奉五味者禮推人道以事神神之所享皆是人食尊鬼神而異其名耳故亦爲奉五味注馬牛羊雞犬豕正義曰爾雅釋

畜馬牛羊犬雞五者之名其豕在釋獸之篇畜養也家養謂之畜野生謂之獸豕有野豕故因記之於釋獸耳又釋畜之末別釋馬牛羊豕犬雞六者之名其下題曰六畜謂此是也周禮膳夫云膳用六牲是庖用六牲也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畜牲一也 注麋鹿麀狼豕 正義

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別解之周禮庖人掌共六獸鄭衆云六獸麋鹿熊麀野豕兔鄭玄云獸又冬獻狼豕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今杜解五牲之名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傳稱牛卜日曰牲鄭玄云將用之曰牲此五者實獸也據其將用祭祀故名之曰牲服虔云五牲麀鹿熊狼野豕 注祭天至之儀 正義曰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塗盛既于凶盜於神祇宗廟之下摠言犧牲杜雖不見古文其言

閭與之會是祭天地宗廟之牲謂之犧也然則犧亦六畜而別言之者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字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六畜之內取其毛羽字具別養以共祭祀者乃名爲犧故與六畜異言之也服虔云三犧鴈鷩雉也注謂山至文也正義曰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書之文如此其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粟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七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於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如此數之則十三章矣天之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弁

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草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爲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立讀會爲績謂畫也緡爲績謂刺也宗彛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彛器有虎彛雉彛故以宗彛名虎雉也周禮有衮冕鷩冕雉冕其衮鷩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衮是衮龍也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鷩是虎雉也鷩冕五章以虎雉爲首虎毛淺雉毛深故以鷩言之鷩亂毛也如鄭此言則於尚書之文其章不次故於周禮之注具分辯之鄭於司服之注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緡或作績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彛算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彛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緡以爲績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爲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雉

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玄之說華蟲爲一粉米爲一也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九文唯言衣服之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共爲一也詩云魚在藻是藻爲水草也孔安國云火爲火字考工記畫績之事火以圜鄭衆云爲圜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則杜言火畫火蓋同安國爲火字也粉米色白故粉米若白米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也黻爲兩己相戾今之刺黻猶然也引相二年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者以證此九文是山龍之屬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起於黃帝也加飾起自唐虞即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是也所以衣服畫日月星等者象王者之德照臨天下如三光之耀也山龍鎮重象王者之德鎮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靈如

山與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疆如水
利蒼生又龍舒卷變化無方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
即鷲雉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宗彝常也宗
廟之常器有六鼻今唯取虎雌者虎取毛淺而有威雌取
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
草是鮮潔之物生於清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冰清玉
潔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性炎上用表
王者之德能使率土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
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形若斧斧能裁斷
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戾戾背也黑與青謂之
黻作兩己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能使向己背惡以
從善故爲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嶂考工記云
山以嶂也龍爲騰躍之形似彌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
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辰天用昭明日最爲盛所以居先
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地之形勢莫大
於山故次三光也龍爲水物水出於山故次之也華蟲象

於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於萬物故以次龍也宗彛所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既有禮樂須威知乃行無威則民不畏無知則教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彛者王者威知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歸仰之如火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既歸王王須濟活濟活之理得米爲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濟活兆民宜裁斷合理如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黻所以次黼者王既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次之 注畫績至六色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玄云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此杜取彼彼記文省約而爲之辭也 注青與至之用 正義曰謂之績以上皆考工記文也此刺繡之文以比方相次色亦采也六采謂績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 注鄭尚書性曰采施曰色味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言集

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明上下二文亦集此所陳以奉成五味五聲之周舉中以明上下也 爲君至二物 正

義曰此更覆上因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也以地有剛柔爲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以經紀二物也物事也治理外內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之策天事多欲下就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皆是象天之事欲使文相連接故後言之也下云以象天明則此當云以象地性而云以則地義者義之與性一也因其先言故遠覆上文地之義也 注六親至曰亞 正義曰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六親父爲尊嚴

衆星北辰爲長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北極是其象天明也妻父爲昏壻父爲姻兩壻相謂曰亞皆釋親文也重昏曰媾爾雅無文相傳說耳釋親又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母之弟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皆世俗常言杜不解者爲易知故也 注在君至本也 正義曰論語云冉子退朝子曰何晏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於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此對文別耳論語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也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也鄭玄以爲庸謂法施於民若后稷力謂制法成治若咎繇司勳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戰功曰多鄭注云王功者若周公國功者若伊尹事功者若禹戰功者若韓信陳平行其德教務其時使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聖王之化先致力於民是爲禮之本也 注此六至之氣 正義曰賈逵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

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謂一氣生於一志
謬矣杜以元年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六氣共生五
味非一氣生一味此民之六志亦六氣共生之非一氣生

志故云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言共稟六氣而生

也是故至六志 正義曰民有六志其志無限是故人君爲

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制民之六志使之不過節

也下云審行信令謂人君行之知此審則宜類亦是人君

則之審者言其謹慎之意也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

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天地之經緯

正義曰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經緯相錯乃

成文如天地得禮始成就 故人至宜乎 正義曰劉炫

云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

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弼諧已性奔走以赴禮也恐劉義未

當 注曲直以弼其性 正義曰性曲者以禮

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故云曲直以弼其性也 **宋樂夫**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

二王後
爲賓客

共之

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

踐土在傳
二十八年

宋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

又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

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右師

樂大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

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言不善
無大此

者爲定十年宋
樂大心出奔傳

疏

受牒而退

正義曰說文云簡牒也
牒札也於時號令輪王粟具戍人

宋之所出人粟之數書之於牒受牒而退言服從也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

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

師已魯大夫

曰

鸛之鵒之公出辱之

言鸛鵒來則公出辱也

鸛鵒之非公在外

野往饋之馬

饋遺也

鸛鵒跣跣公在乾侯

跣跣行貌

徵

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遥遥

裊父喪勞宋

父以驕

裊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

鸛鵒往歌來哭

昭公

生出歌死還哭

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將及禍也

疏

鸛之鵒之

正義曰此鳥以兩字為名但謠辭必韻故分言之注褰袴正義曰內則云童子不衣襦袴是衣有袴也

以可襄行故

秋書再雪，旱甚也。

疏

秋書再雪，旱甚。正義曰

既言旱甚而經不書旱者，傳言旱甚解經一月再雪，再雪雖由旱甚然而後雪得雨不至成災，故不書旱。

初

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

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

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

申夜姑相其室

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

及季妣與甕

人檀通

季妣公鳥妻鮑文子女甕人，食官。

而懼，乃使其妾扶已

以示秦湓之妻

秦湓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

曰：公若欲使

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

公甫平子弟

曰

展與夜姑將要余

要劫我以非禮

秦姬以告公之

公之亦平子弟

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

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

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賢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

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

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

季平子郈昭伯二家

相近故雞鬪

季氏介其雞

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郈氏

爲之金距平子怒

怒其不下己

益宮於郈氏

侵郈

氏室以
自益

且讓之

諱責也

故邠昭伯亦怨平子臧

昭伯之從弟會

昭伯臧
為子

為讒於臧氏而逃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禘祭也萬
舞也於禮

公當三
十六人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不能

用禮也蓋襄
公別立廟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

為

公為昭公
子務人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

氏公為告公果公賁

果賁皆
公為弟

公果公賁使

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

曰執之亦無命也

獨言執之無勅命

懼而不出數

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謂僚祖為小人公

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言難逐

告郈

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

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

伯

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受惡

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退使去

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

叔孫昭子如闕

闕魯邑

公居於

長府

官府名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

罪弗許

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又矣隱民多取食焉

隱約窮困

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慝姦惡也

且其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

衆怒不可蓄也

季氏衆

蓄而弗

治將蒞

蒞積也

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

合

與季氏同求叛君者

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

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

懿子仲孫何忌

叔孫氏之

司馬驂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衆疑所助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

矣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公也冰積丸

圍也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

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

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

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余

平子名

不忍也與弒孫如墓謀

辭先君且謀所奔

遂行已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

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

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

會于平陰故令齊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

書曰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

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

齊侯曰

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二十三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君命

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敵賦以從

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

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為齊臣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勅力一心好惡同

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以者無罪

繼繼從公無

通外內

離散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

如此吾不可以盟羅也。不佞不能與二三

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

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

去君僞負罪出奔不必繼續從公。

二三子好

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

守焉乃不與盟。

何必守公。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

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

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

命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於

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昭子請歸安衆

公徒將殺昭

子伏諸道

伏兵

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

歸

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

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恥為平子所欺因祈

而自殺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展魯

大夫欲與

疏

注擣芥至介雞

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

介俱輕歸介為芥擣芥子為末搗其雞羽賈逵云擣

芥子為末搗其雞翼可以空邱氏雞目是此說也鄭眾云

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鎡著雞頭杜又云

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搗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

爪然後以沙搗之今其流得傷彼雞也以邱氏為金距言

之則著甲是也將禘至季氏正義曰季氏私祭家廟

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

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

怨注禘祭至六人正義曰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

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

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

而書禘用禘禮也釋文云禘大祭也執干戚而舞謂之萬

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

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以否

公羊傳曰昭公告于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弑之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皆天子大夫僭諸侯父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西觀樂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如欲傳文當寄或僭八佾不必用六也注蓋襄公別立廟正義曰是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神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護人至爲也正義曰護人謂公若郈孫之徒護季氏者衛君使伐季氏以君徼天之幸幸而得勝則以爲己功不勝則推君爲惡不可從也舍民至勝也正義曰克勝也言君從上以來舍民亡經數代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注魯城至入泗正義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莒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是沂水有二也此注云魯城南自有沂水謂出魯縣者也又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謂襄十八年之沂水也以其有二故辯明之公徒至而路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則此路是游也曲禮云遊無侶侶是慢也謂儻慢而遊戲

注言無至取飲 正義曰賈逵云冰饋丸蓋也則是相饋
爲此言也方言曰弓藏謂之饋或謂之饋丸如彼文則饋

丸是盛弓者也此或說饋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十三
年傳云司鐸射奉壺飲冰謂熱此也詩云抑釋抑忌抑卷

弓忌卷藏弓則冰藏矢也毛傳云棚所以覆矢棚與冰字
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 子家至君止 正義曰子家子以

爲公本意自伐季氏非是諸臣所劫今子家意欲得令諸
臣等僞作劫君以伐季氏者今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住

注二十五家爲社 正義曰禮有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爲
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天祿至之立 正義曰天之福祿不可再謂得齊于社復
得魯國也胙報也天若報君終不得過於周公周公止封

魯以魯封君足矣若既得魯國又得于社則是過周公矣
周公理不可過得齊于社必失魯國也既失魯國而以于

社爲臣於齊誰復與之立也言從君之人皆將棄君去矣
公徒將然昭子 正義曰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

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弱子也左師
至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

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
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炫謂此左

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壬申尹文公涉于鞏

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十一月宋

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幼夢大子欒即位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旦召六卿

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以爲二

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

首領以沒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

楸柎棺中
筴牀也幹

骸骨也

請無及先君

欲自
貶損

仲幾對曰君若以

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

知昵近也降
昵宴謂損

親近聲樂
飲食之事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

言君命必
不行祗適

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爲明年梁丘
據語起本

疏

服而相之

正義曰言己與父平公盛服飾而輔相之也

注楸柎至骨也

正義曰說文云楸方木也幹骨也木

者舉膏而言耳非獨爲膏故云幹骸骨也

十二月庚

辰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疏

注欲取至成圍正義曰

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膏臆而規杜氏非也

初臧昭伯如

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

僂句龜所出地名

以下爲信

與僭僭吉

僭不信也

臧氏老將如晉問

問昭伯起居

會

請往

代家老行

昭伯問家故盡對

故事也

及內子

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

再三問

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又不對

至次於

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

假使爲賈正焉

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

吏計於季氏

送計簿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

伏諸桐汝之間

桐汝里名

會出逐之反奔執諸

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

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

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

平子立臧會

立以爲臧氏後

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傳言

卜筮之驗

善惡由人

疏

注僕句至地名

正義曰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

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則龜名無僕句故云所出地之名臧氏有蔡又有此蓋所寶

非一使爲賈正焉

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賈師二十肆則一人其職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

而均平之禁賈賣者使有恒賈此郟邑大夫使爲賈正使

爲郟市之賈正也郟在後爲叔孫私邑此時尚爲公邑故

使賈正通計

簿於季氏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

遷復茄人

城丘皇遷訾人焉

於州屈

使熊相

移訾人於丘皇

使熊相

祿郭巢季然郭卷

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

子大

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疏

公至自齊

正義曰往年公孫于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云至自齊者得與齊侯相見雖從齊竟而來亦是至自齊也穀梁傳云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是也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爲臣故

以告廟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

秋公會齊

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地闕

公至自

會居于鄆

無傳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云天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

天王入于成周

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

召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爲都來告故特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非一人故直

氏書奔在王入下

疏

注召伯至諸侯

正義曰傳言召

者王入乃告諸侯

疏

伯盈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奔

楚召伯逆王子尹與王入于成周則召氏族出奔召伯身

不奔也知召伯當爲召氏經誤也宣十年崔氏出奔書崔

氏者非其罪也此尹氏召氏立庶篡適並爲有罪而亦書

氏者彼實崔杼身奔非是舉族盡出但於例諸侯之卿出

奔者有罪則名無罪則不名崔杼不合書名因其來告以

族遂書崔氏示杼無罪也此尹氏召氏舉族悉奔據實而

書與彼有異故注云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所謂文同

而意異也子朝奔王乃得入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

諸侯也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

入乃告諸侯以二注不同將爲杜失今知不然者杜意王

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

周癸未王入于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王入之後

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

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鄆起

疏

注前年至鄆起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

正義曰杜謂往

者為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為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為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取以居公臣無拒君之義若魯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易毅梁曰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

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

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

鄆言魯地也

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

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

以幣

錦二兩

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縛一如瑱

瑱充耳縛卷也

意卷使如充耳易懷藏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

齋子猶家臣子

猶梁丘據

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

言若能爲我行

實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度十六斗凡八千斛

高齋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

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

子猶

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

非不能事君也

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

然據有異

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

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

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上智可若

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

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

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請納質恐見疑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

室也

敝壞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育于

齊

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

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

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告齊

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

書炊鼻魯地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

楯瓦

互楯脊

繇胸汰斡匕入者三寸

入楯瓦也胸車斡斡

車轍絲過也汰
矢激匕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殪死也

改

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

人魯人也駸戾
孫氏司馬

子

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淵捷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

殪其御曰又之

又欲使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

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

欲以公戰禦之不欲

私報其叱

又叱之

子囊復叱之

亦叱之

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

冉

賢射陳武子中手

冉賢季氏臣

失弓而罵

武子罵以

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

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

子彊武子字

對曰謂之君

子何敢亢之

僞言不敢違季氏

林雍羞為顏鳴右下

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取其耳

何忌齊大夫不欲教雍但截其耳以辱之

顏鳴去之

其右見獲懼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復欲

使苑子擊其足

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

以歸

鑿一足行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言

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疏

注瑱充耳

正義曰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人君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纒塞耳所以蔽聽又詩云玉之瑱也禮以一條五采橫冕上兩頭下垂繫黃絲歸下又懸玉

爲瑱以塞耳

五千庾

正義曰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簋

十簋曰秉鄭玄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

今文簋爲逾杜據儀禮本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凡

八千斛考二記陶人爲庾實二斛厚半寸脣寸其下文旋

人云豆實三而成敵則敵受斗二升庾實二敵則受二斗

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

名同而實異君若待于曲棘正義曰宋公佐卒于曲

棘者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

欲納魯君當是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子猶令齊君待

于曲棘必使止於竟內土地名齊地無曲棘十年傳相子

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蓋此即

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射之至三

寸正義曰射之中楯瓦先言之之處更說矢來之狀

跡車軼矢激從車轅之上其矢之匕鏃入著楯瓦者猶深

三寸言其弓力多而矢入深也 注入楯至鏃也 正義

曰此覆說中楯之事故知入者入楯瓦也 說文云鞬鞞下

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鞬而還此與彼同蓋胸鞬字通

用耳繇即由也訓爲從也從上而過故言繇過也宣四年

傳云伯棼射王汰執注云汰過也此云汰矢激謂矢激汰

其上而過也傳言匕入則匕是入楯者也今人猶謂箭鏃

薄而長闊者爲匕是匕爲矢鏃也 驥鬚眉甚口 正義

曰說文云鬚稠髮也驥鬚眉者言鬚眉皆稠多也甚口者

謂大口也 荆林雍 正義曰說文云荆擊也字從刀謂

以刀擊也今江南猶謂刀擊爲荆 注鑿一足行 正義

曰既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

說文云鑿金聲也蓋擊金爲聲亦名鑿 四月單子如

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

氏

劉人劉盆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

戊辰王城入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施谷周地

秋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

齊侯謀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

敗師

懼而

庚午次于渠

渠周地

王城人焚劉

燒劉子邑

丙

子王宿于褚氏

洛陽縣南有褚氏亭

丁丑王次于萑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

萑谷胥靡

滑皆周邑胥靡滑本鄭邑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

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于朝

疏

劉子以王出正義曰二

十三年傳云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楚齊以王如劉蓋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爲子朝所逐蓋自劉而出

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周常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爲更湏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王旣棄劉而去故王城人焚劉 注萑谷至鄭邑 正義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畿內知此皆周地也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 靡是本爲鄭邑今爲周邑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

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之長庶

曰大子壬弱其

母非適也

壬昭王也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

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言王子建聘之

是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外援秦也瀆慢也

王有適

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

亂嗣

不祥我受其名

受惡名

賂吾以天下吾滋不

從也

滋益也

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立昭王

䟽

賂吾至從也天下使吾爲天子吾益不從也

正義曰賂吾以

冬十

月丙申王起師于滑

起發也

辛丑在郊

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知鞏趙鞅之師

召伯盈逐王子朝

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王
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
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

忌奔莒以叛

陰忌子朝
黨莒周邑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

子單子盟

召伯新
還故盟

遂軍圍澤次于隄上

圍澤

隄上皆
周地

癸酉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
洛陽

甲戌盟于襄

宮

襄王
之廟

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

般晉
大夫

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莊宮在
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

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

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

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

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

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

帝王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主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

政事

而長之效也

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氏昏不若用愆

厥位

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

建王嗣用遷邲郟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曰

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鄭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爲平王東遷邲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

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

辟難越去王都

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

王子叔帶襄王弟備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况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去

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頽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

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

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

妖

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

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

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二世謂靈景

王室其

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間于位謂子朝也今

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

至于靈王生而有頽

靈王

定三孫

土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

終其世

景王靈王子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剽亂天

下壹行不若

單旗穆公也劉狄劉盆也壹專也

謂先王何常之

有

言先王無常法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

不弔之人

弔至也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

規求無度貫瀆鬼神

貫習也瀆易也

慢弃刑法倍

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

攝是贊

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

思肆其罔極

肆放也

茲

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

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

未有

攸底

底至也攸所也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辨順天

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

圖不穀

赦其憂而圖其難

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

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

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卜

此所謂先王之經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

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

在十五年

單劉贊

私立少以間先王

間錯先王之制

亦唯伯仲叔季圖

之

伯仲叔季

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傳終王室亂

疏

昔武王克殷正義曰諸

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王克殷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

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今定本亦作武王克殷夷王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靜曰夷注不忍至于彘

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虢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子

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彘
念王政則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
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
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不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
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
杜過非也 注間指至政事 正義曰周本紀云彘之亂
宣王在召公之官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天子子竟
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
王政之事也 注宣王至授也 正義曰周語云召公以
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
死于彘天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
王是召公長之也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
長而有志堪爲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致與
之義故注云效授也 注攜王至郊郕 正義曰鄭語稱
夏之衰也衰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衰
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繇而

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能亡而祭在橫而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漉流於
也王使婦人不悻而譟之化爲玄龜以入於王
府府之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
而棄之時有童謡曰壓弧箕箒實亡周國於是
宣王聞之乃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
夫婦方鬻逃在路
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姒人有獄而以
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於后而生伯
服周語云幽王伐有褒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
有寵生伯服於是平與號石父比逐大子宜咎
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
周於是亡書傳多說其事此其本也詩序云幽
王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周本紀
云幽王大子母申侯女也而爲后王廢后并去
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
乃與繒西戎共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王大
子宜曰是爲平王東遷徙於洛邑辟戎虜也魯
語云

幽王滅于戲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劉炫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哲云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注惠王平王六世孫 正義曰世本云平王生桓王 林林生莊王仲佗生僖王胡齊齊生惠王涼是六代也惠王生襄王鄭鄭生頃王巨生匡王班及定王瑋瑜生簡王夷夷生靈王泄心心生景王貴貴生悼王猛及厲王自威烈不端 正義曰諸本威或作滅王肅云威音也傳成爲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王彘之寫亦作威世本

在定至亂災 正義曰降者自上而下之言當於秦人

此妖語若似自上而下神馮之然故云降妖也然自受其

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于靈王以下是子朝演說妖言謂

子猛當間王位耳服享言諸侯服從獻國之所有 規求

無度 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

曰既歲而曷日杜云既惕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庶本

或作規謬也 倍奸齊盟 正義曰倍即背也違背奸犯

齊同之盟也案於時諸侯不有同盟許立子朝單劉未嘗

與朝結盟而復背之言單劉倍奸齊盟誣之 注攝持至

景王 正義曰是攝言執持之使不傾危也是贊謂佐助

之使得存立也故以攝為持贊為佐也杜以先王為景王

則矯誣先王者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知先王非先世之

王者以言矯誣是矯詐誣罔隊其人有語矯誣之猶今矯

稱詔勅若先世之王去此久遠不得有立猛之事子朝何

得稱矯誣之乎又傳云于景之命故杜以先王謂景王劉

炫以為先世之王而規杜氏非也 毋速天罰 正義曰

速召也子朝以單劉爲亂從之必有天殃故勸諸侯無召
天罰 昔先至以下 正義曰先王先世之王不斥一人
蓋自古以來共如此也襄三十一年傳曰公薨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稠穆叔曰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彼言大子死立母弟則此言擇
立長謂無母弟者也彼又云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
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姪與娣同蓋王后夫人無
姪娣之子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耳年鈞擇賢與此年鈞
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
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
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
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云答云周
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而羣臣西而羣吏東而
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盡是

王不得立受之法也 公卿至制也 正義曰三公六卿無得

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

休難云大夫不世功而并爲公卿通繼嗣左氏爲短鄭玄云

公卿之世有大功德先王命所不絕者何難既非鄭答亦謬

齊有彗星

出齊之分野
不書魯不見

齊侯使禳之

祭以禳
除之

晏

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誣欺也

天道不誥

誥疑也

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大雅翼翼共也聿
惟也回達也言文王

德不遠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彗？詩曰：我無所監，貞后及商用亂之。故民

卒流亡。

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疏

注出齊至不見。

正義曰：傳言齊有此星，而齊侯使讓之，明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詩曰：至方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也。唯此文王慎小，其心翼翼，然共順也。又能明事上天，惟行上天之道，思使自得，多福其德，不有回邪，以受四方之國。言四方皆

歸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

景公自知德不能
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

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且

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謂以公
量收

其施之

民也厚

謂以私
量發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
義取雖

無大德要有意說之
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嗜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

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

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士不濫不失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

公利不作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

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

箴詐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

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稟受也

疏

詩曰至且舞義曰詩小雅車聲

正

刺幽王也

家施不及國

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

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

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

大夫不收公

利正義曰尚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

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言作

福作威君之利也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陳氏作

福以招國人之心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禮之至地並正義曰天地人民莫知其始但人稟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間天地既形人民必育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言有天地即有人民有人民即有父子君臣父子相愛君臣相敬敬愛爲禮之本是與天地並興先王至上之正義曰先古聖王所治理人民者爲受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中以有上下之禮刀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